

## 无法停留的脚步

文/海城

恩泽，原名张金春，是从江苏宝应县小官庄镇王圩村走出来的农家子弟，经历过军营生活的洗礼。闲暇时，他喜欢舞文弄墨，信手涂鸦，久而久之，变成一种浸入生命本体的嗜好。写诗，成为他表达热爱的方式。初试牛刀的习诗过程，充满了刺激和想象引发的快感。而持续下来，才一点点明白，写作其实是无比寂寞的事，甚至要涉历一些停滞不前的烦恼。对于一个诗人来说，在写作的每个时期，总是交织着晦暗与光明，考验着个体的勇气和耐心。对于一个写诗者而言，能将诗歌贯穿到个体的生命中，吸吮着周遭富有现实，殊为难得。恩泽正是这样的富有情怀的诗者，他虽生于江南，却有着北方汉子的豪放特质，或许这与其军旅的历练有关，总之，他是一位散发着光芒和感染力的人。在走过最初的写作尝试，迈着稳健的步伐，漫游于个人的文字小径上，静观着身边的现实与生活，尽可能

地展开内心的接收器，纳取客观世界的景象，从中分离出最诗性的成份，化为质朴感人的诗句。

《无法停留的脚步》作为处女诗集，是恩泽对自己诗歌创作的总结，一种具有意义的集中展示，也是个人的心灵史和情感的记录。恩泽生长于乡村，对故乡的书写，占他诗歌创作很大一部分，他的《冬日水乡》，便是最恰当最具代表性的例证：

透明的，透明了/所有的追忆，一片空茫/只留一条长长的小河/静静流淌

视线在薄薄的冰面滑行/一个踉跄，摔醒了无边遐想/倒影在水波里晃动/水中映着一个熟悉的脸庞

轻舟摇曳，一汪清水模糊了眼帘/身影常常就这样/迷失了方向/把有水的地方/错当成故乡

诗人的心灵是敏感的，一景一物，都会在内心引发悸动，触及情思。写冬日水乡，以“透明”开篇，定下基调。“所有的追忆”，呈

现一片“空茫”，抵落在“一条长长的小河”上，给人一种惆怅之感。追忆的河水，在记忆中“静静流淌”，而“视线”却在“薄薄的冰面滑行”，不觉间“一个踉跄，摔醒了无边遐想”，有时候，回忆的步履也并不一定是一路顺畅，往往不可控，充满了意外，“一个踉跄，摔醒了无边遐想”，较为准确地表达了这一瞬间的心境，及隐隐的悸痛。尽管如此，作者还依然幻想着能够看到：“倒影在水波里晃动/水中映着一个熟悉的脸庞”，无论追忆带来怎样的情绪上的一波三折，甚至迷失，其笔触最终仍然皈依于“熟悉的脸庞”，作为一种对于乡恋的自我指认。最后一节的尾句，“把有水的地方/错当成故乡”，不仅是个体生命的感情抒发，更透出作者心田里对水乡萦绕不去的希冀与绵长的幻觉般的追怀，爱情是永恒的主题。相信每一个写诗者，都会倾情描写，将所感所思，诗化地诉诸笔端。恩泽的这本诗集中，收录不

少了抒写爱情的诗歌。在《触碰》一诗中，他如此叙写：“一棵树，努力靠拢另一棵树/一片叶子，有意接近另一片叶子/可总也跨越不了光阴的空”，以树代人，以物寄情，用一种较为隐密的表现手法，来倾发朦胧的爱意萌动，将情爱中的微妙觉悟、心有灵犀又近而却步的无奈，渲染得十分生动鲜活，构成一幅感人的画面。作者通过一系列递进式的情绪推动，在无可名状的忐忑中，悄悄地靠近，驻足，抑或是焦灼境态下的犹疑，种种情愫互相渗透，浸混于表里，最终达到渴望中“触碰”的效果。一首诗需有铺垫性的开局，更需有生动独到的描绘，为诗核的聚点，从内向外辐射出诗情，血肉贲张，带动全诗的经脉，显呈生命的蓬勃之力。看得出，恩泽在创作中是有要求的，努力地踢开羁绊，使笔下的诗句尽可能地剔除粗糙的外皮，裸露诗性的肌质。

恩泽像一个鼓动诗意翅膀的赤子，在自己的天地里，纵情行

走，将欢欣的或痛楚的所见所得，一同填入内心的压榨机，粉碎融合，试图通过具有情致的文字完成精神上的重塑，以回应生活和岁月。一个诗者写什么，不写什么，完全与他的生存环境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，除了乡情与爱情两大主题，他的笔触还涉及亲情和他熟悉的军营生活，让人感到一种炽热扑面而来，禁不住受其诗句的浸染。

对他个人而言，从最初略显青涩的写作实践，一路的过往，其视野越来越宽阔，对语言的掌控能力，也有可喜的进步，这一切变化都是令人欣慰和值得称道的。当然，从诗者到真正意义上的诗人，恩泽的诗歌创作还有很长的路途要走，还需深厚的生活积累与艺术积淀，丰富其心灵。想必心灵丰盈了，处于张开的艺术吸收状态，方能保持富有灵趣的书写，同时，也需漫漫时光的浸泡和更多的优秀作品去验证这一点，不负诗人之名。

雁翅冰瀑

陈爱武摄影



### 诗歌

小寒

田爱平

束缚手脚的人，行在途中  
哈出的气在眉间结霜  
如果人生就此徘徊  
那些春景将是虚幻

恰好的时节  
踏雪寻梅，或围炉夜话  
都是雪后的佳景

停步歇息的人夜宿山林  
赶路的人，风雨兼程

#### 投稿要求

副刊征集作品内容：  
1.生活散文、随笔、评论等文字作品，  
字数1200字左右。  
2.摄影、书画、漫画等图片作品，请以  
jpg格式投稿。  
副刊投稿邮箱  
fukan0926@126.com

## 今晚明月在

张爱梅

喜欢月光，不管四季的哪一天，只要有月光的晚上，我都喜欢走出来，到郊外僻静地方，独享一份宁静和月的皎洁。喜欢月儿，是因它温婉、简约、澄莹，更因每月中，它都努力盈满，然后渐缺，这一过程既是经历又是结果，很唯美，盈缺循环间分寸把握适度。正如两个人的距离，靠近了，疏离；疏离后，再渐渐靠近。疏密调节中，不厌倦，心相连、情相牵。

今晚的月依然高远而圣洁，柔和的光斜射，洒遍，布满。可我的心思不在赏月，想回家看父母。然，月儿却如影随形，伴随着我从自己家到父母家的距离。

车行郊外，除了来往汽车、路旁

村子偶有灯光以外，伴我们前行的就是今晚的月。透过天窗，我望见月儿的脸，皎白素净。因了它的存在，整个旷野明亮起来，让夜行人可以看清前方的路和一个个拐角。

月光下，路旁树影婆娑，凋落的叶子杂乱无章地躺在地上，无暇顾及姿势的优雅，它们只想依偎着大地静候冰霜，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下一个春天增添些什么。

周一，母亲打电话给弟弟，说父亲偶尔有点心慌头晕。弟弟出车不在家。于是，我和老公把父亲接来做检查，买来药在我家打针。可父亲说什么也不愿意，非要回家不可。于是，才有今晚的月下回家。

到家后，看到父亲脸色恢复正常，我心稍安。老公打开空调，让父母房间里暖和一些。老人就是这样，买了空调却很少用，说费电。

每次回家，总是给父亲搓搓手、按按肩，告诉他生命在于运动，要多活动活动。每次打电话都会告诉母亲，让父亲在院内院外走走。母亲说：你爹和我一起菜园了，去村东头看麦田，在打扫院中的落叶了，我们俩一起去村里超市买东西了……父亲散步的距离由田野到村口，再到家门口，离家越来越近，身体越来越弱。他是真的懒得动，原来还时常看书报、听戏曲，现在大部分时间是静静地坐着或躺着。明显感觉父母身体一年不如一年，尤其是父亲，今

年特别不想动，时常坐在椅子上，坐累了就躺在床上休息。起床睡觉也要母亲帮着才行。

父亲真的老了，记性差了，走路缓慢，要拄拐杖。有人对母亲说，你放开他的手试试，他有拐杖，自己可以走路的。可等人走后，他对母亲说：“别听他的话，别松开我的手，我害怕摔倒。”是的，父亲变胆小了。

母亲出去时间长一点，他就会抱怨：“怎么出去那么长时间？你不管我了吗？”这次输液也是，因为母亲没来，说什么父亲也不在我家住。好像和母亲在一起，由母亲照顾着生活才踏实、才心安。

其实，母亲走路也蹒跚。只是她每天闲不下来，要照顾父亲，要做一日三餐和家务，还想侍候她的小菜园。

母亲勤劳一辈子，为我们家付出一辈子，而且继续付出着，无怨无

悔。她常说，只要我能动，就不麻烦你们几个。母亲是位乐观的人，也很满足现有的一切，经常说：“咱家不错，做梦也没想到能生活这么好！”

每次从家里回来，母亲总是对父亲说：“走，老头子，送送女儿去。”这次因为是晚上，我没让父亲起来。母亲送我们到门口，我对母亲说：“您别出来了，关门睡觉吧。”母亲摆摆手：“你们走吧，路上慢点！”

车开动时，我回头看，母亲正站在门口。皎洁的月光映在母亲身上，母亲的身影融在清辉里，也定格在女儿心里。今晚明月在，正照女儿归！

父母健在不正如天上的圆月吗！儿女们就在父母圆月的月辉下快乐生活，无论走多久，也惦记着月的圆缺；无论走多远，也走不出圆月的皎洁。